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天

地

人

物

事

理

法

道

攷古質疑卷五

宋 葉 大 慶 撰

容齋隨筆云

原註洪邁所作

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

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
稱高弟曰程仇董薛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唐
史有列傳蹤迹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
肯仕及唐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
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
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

是年三月煬帝遇害于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杜淹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大可疑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旣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中說後載文中子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予按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卽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疑爲阮逸所作也

原註以上
竝隨筆

大慶謂容齋之所

辯證是矣嘗觀杜淹所撰世家年世旣已牴牾且或疎
略自戾豈止如容齋所疑乎蓋容齋所疑尙猶有可諉
者大慶之所疑因得以附見焉世家云開皇四年文中
子始生又曰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

原註文中子之

父

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云

云大慶按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至九年方六歲何爲
而言十歲乎此其疎略自戾不待他人攻其失也又云
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書于東海李育問禮于

河東關子明

原註時文中子二十五歲

大慶按子明乃北魏孝文太

和末年爲晉陽穆公公府記室

原註穆公文
中子高祖

穆公薦于

孝文孝文曰嘉謀良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

道以究治本

原註以上見中說
後錄關子明事

計其年代當齊明帝永

泰元年戊寅歲也

原註時魏文南
伐齊見通鑑

自是以至開皇十八

年戊午蓋一百一歲矣使子明爲記室時方弱冠至是

亦百二十餘歲矣安得有文中子問禮于子明之事非

年歲之牴牾乎容齋所疑反不及此何也雖然杜淹所

撰豈其欲大吾師之道而彰其名故不暇詳究其年月

而起後人之詆訾乎容齋遂併疑中說爲阮逸所作大

慶則未敢以爲然也何者逸乃我宋仁宗朝人唐書藝文志已有王通中說皮日休有文中子碑亦言序述六經敷爲中說李薛房杜皆其門人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銘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其書所言合矣司空圖又謂文中子致聖人之用房衛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至于李翱讀文中子且以其書竝之太公家敎劉蕡讀文中子又以六籍奴婢譏之是雖當世儒者好惡不同推尊之或過毀損之失真要知自唐已有此書決非阮逸所作明矣

豈容齋偶忘之乎蓋容齋所疑不過因薛收李靖之事

安知薛收不于文中子既死而方應義舉李靖初年從

學而後乃投筆乎十三年之難若以史所載田蚡之死

都護之置例之則亦杜淹敘述之誤耳

原註田蚡之死漢紀以爲四年

傳以爲五年必有一誤西域都護之置神爵二年也百官表誤爲地節二年西域傳誤爲神爵三年見通鑑攷

異長孫太尉之隙若以左傳所稱陳桓公田成子漢史

張良稱漢王之等例之則亦王績追書之誤爾

原註左傳隱公

四年衛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于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又齊人歌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人既物故然後有諡今陳侯尚存而曰桓公田常

無恙而稱成子皆後來追書之誤爾漢書張良爲漢王
借箸籌之乃稱陛下時漢王未卽位亦後人追書之誤
方杜淹與長孫有隙時雖長孫未爲太尉而王
績所書乃長孫爲太尉之後故追書太尉爾然則大
慶所謂容齋所疑尙有可諉者以是特杜淹王績之徒
有所謬誤亦何足以疑中說哉

大慶前謂中說非阮逸所作甚明續攷中說亦有可疑
處往往王氏子弟如王凝福時不無附會于其閒何以
言之王道篇云李德林請見子與之言歸有憂色門人
問子子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退子
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又禮樂篇云安平公問

政卽德林也大慶按通鑑德林死于開皇之十年時文中子方七歲固未有門人德林何爲請見而問政門人何爲聞琴而霑襟哉此其謬誤斷無可疑故謂王凝福時不無附會于其閒者此也

容齋隨筆云作議論文須攷引事實無差乃可傳信後世東坡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楊韓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攷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

後二年寬饒誅

原註神爵二年

又三年延壽誅

原註五年

又一年

楊惲誅方二人去時三人皆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大慶因而觀坡詩錯誤尤多前輩嘗論之矣今總序于此和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須知問子來按莊子云子祀子輿子來子黎四人相與友無裹飯事又子輿子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則裹飯非子來事也次韻景文聽琵琶詩尤勝江左狂靈運共鬪東昏百草鬚按劉公嘉話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維摩詰象鬚唐安樂公主鬪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翦棄其餘坡以爲東

昏誤矣和子由使契丹至涿見寄詩始憶庚寅降屈原

旋看蠟鳳戲僧虔按齊書王宏與兄弟會集任子孫戲

僧綽獨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坡誤以爲僧虔歟案採

珠爲鳳凰齊書屬僧虔南史屬僧綽又曰又遊聖女山

或云僧虔此以東坡爲誤殆未攷史文詩縱令司馬能鑱石柰有中郎解摸金按陳琳爲袁紹

檄曹公之罪云特置發邱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

骸不露則又誤以校尉爲中郎矣立春日與李端叔詩

丞掾頗哀亮按馬援爲隴西太守但總大體諸曹時白

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邀

遊是亮字當作援今有碑本坡自大字書作亮真誤也
又贈陳季常詩不見盧懷慎蒸瓠似蒸鴨按盧氏雜說
鄭餘慶召親朋呼左右處分廚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
諸人以爲蒸鴨良久每人粟米飯一盂爛蒸葫蘆一枚
坡其誤以餘慶爲懷慎耶和人會獵詩不向如臯閑射
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蓋以如臯爲地名也按昭公二十
八年賈大夫娶妻御以如臯射雉獲之杜氏注爲妻御
之臯澤如訓之謂往也則如臯非地名審矣又次韻滕
元發等詩坐看清邱吞澤芥自慚黃潦薦溪蘋又西湖

詩青邱已吞雲夢芥按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邱徬徨
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芥蒂芥蒂刺鯁
也非草木之芥坡詩云爾豈非誤歟又云市區收罷魚
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按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
龕非彌陀也又次韻錢舍人病起詩曰何妨一笑千癆
散全勝倉公飲上池按史記飲上池之水乃扁鵲非倉
公也又谷庵銘云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員屋
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按老子知其白守
其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今日知白守

黑名曰谷亦誤也又戲作賈梁道詩并引云王凌謂賈
充曰汝非賈梁道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是觀之梁道之
忠于魏久矣司馬景王旣執凌歸過梁道廟凌大呼曰
我大魏之忠臣司馬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然梁道
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惡至使首發成濟之事此又
理之不可曉者故戲作小詩云稽紹似康爲有子郗超
叛鑒是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原註
乃充也大慶按晉紀執王凌及夢爲祟乃宣帝名懿字仲
達非景帝子元也然則序所謂景王詩所謂子元皆誤

也又徐州戲馬臺詩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
清按桂府叢談李蔚咸通中移鎮淮海見郡寡勝遊之
地命于戲馬臺西連玉鉤斜道葺亭名之曰賞心今此
乃誤用廣陵戲馬臺事至于下句亦誤后山詩話云廣
陵亦有戲馬臺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爲老
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葢二句皆誤矣又按龔遂傳令民
種一百本薤五十本葱坡詩云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
取禾三百廬則誤以葱爲薤矣又云他年一舸鴟夷去
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寰宇記越州諸暨縣有西施家東

施家謂施氏所居分爲東西今謂舊姓西則誤矣坡之
誤此類甚多又云憶昔舜耕歷山鳥耘田趙次公註云
史記舜紀註引傳以爲下有羣鳥耘田故文選註左思
賦云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耕會稽鳥爲之耘如此則
鳥耘非舜事象耕亦非歷山時而先生云爾撼樹之徒
遂輕議先生爲錯殊不知先生胸次多書下筆痛快不
復檢本訂之豈比世閒切切若獺祭魚者哉大慶謂杜
征南顏祕書爲丘明孟堅忠臣次公之言正此類爾後
生晚學影響見聞乃欲以是藉口豈知以東坡則可他